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ON MARX'S RIDDLING IDEA OF "INVERTING HEGEL"



求解“颠倒”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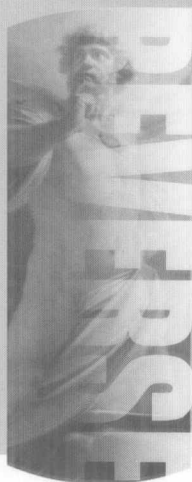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研究

王福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丛书

ON MARX'S RIDDLING IDEA OF "INVERTING HEGEL"



求解“颠倒”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解“颠倒”之谜: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研究/
王福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04-8637-4

I. ①求…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4311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部探索“颠倒”问题的学术专著

王福生博士的《求解“颠倒”之谜——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研究》一书，可以称作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专著。作出这个判断，主要有三点理由。

首先，这部著作提出并回答了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问题。

用“颠倒”一词来诠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这是长期以来的通行的解释原则；重新阐释“颠倒”一词并进而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明确地以“颠倒”问题为主题，并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研究马克思哲学著作为基础而形成学术专著的，却是屈指可数的。该书的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关于“颠倒”问题的泛泛之论，而是有针对性地考察和论述了种种“颠倒”说的理论内涵，从而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的“真实性”和“重大性”。

这本书的切入点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即“与黑格尔对话，就是与整个传统哲学对话，与黑格尔抗争，就是与整个传统哲学抗争”，而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和斗争的主题就是所谓“颠倒”问题；另一方面，包括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几乎完全一致”地把这种“颠倒”解释为“马克思已经把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礎上面了”。这个双重性的切入点为我们凸显了本书的主旨：只有



重新求解“颠倒”之谜，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

在本书的长篇导论中，作者围绕对“颠倒”问题的理解，详细地考察了梅林、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对此问题的论述，作出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并进而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马克思主义以之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并不直接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后者并不能成功对抗黑格尔；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纯粹形式的东西，因而不能直接补充、安置和添加在唯物主义（或者实践或者人）的基础之上。”由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回到列宁，特别是回到列宁对待这一问题的方法上去！而这也就是说，回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文本中去！”正是通过深入研究列宁的相关著述，作者找到了研究“颠倒”问题的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新的立足点——重新考察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传承关系。

其次，作者对这个“有意义”的“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实现了“基本理念概念化”。

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地论证“颠倒”问题的四个侧面，即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思辨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宗教批判，并具体地展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四个方面的“颠倒”：一是从国家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论证马克思的“颠倒”；二是从人与精神的关系论证马克思的“颠倒”；三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论证马克思的“颠倒”；四是从宗教批判的视角论证马克思的“颠倒”。作者对这“四个侧面”的选择，是以深入研究为基础而审慎作出的；作者对这“四个侧面”的论证，是以“基本理念概念化”而构成的。本书正是通过这种“选择”和“论证”而显示其为一部真正的学术专著。

最后，作者以“质疑与反驳”的方式“与海德格尔、阿尔都塞一起思考”所谓的“颠倒”是不是“粗暴的”和是不是一种“比喻”，从而以强烈的时代感深化了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的论证。认真地阅读作为全书结语的“质疑与反驳”，不仅能够进一步理解作者对“颠倒”问题的理解，而且能够在这一个问题域中深化对海德格尔和阿尔都塞的重要思想的理解。



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和论证的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阅读此书，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相信，认真读完此书的读者，都会对本书的论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传承关系——有不同程度的新的理解。这大概就是对作者的辛勤劳动的最好的奖赏。

孙正聿

2009年8月8日

目 录

序言 一部探索“颠倒”问题的学术专著	孙正聿(1)
导言 问题的提出、既有的正统解释及思路与方法	(1)
第一章 从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到家庭和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法哲学批判或“颠倒”问题的第一个 侧面	(55)
一 黑格尔: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或承认的 自由	(60)
二 马克思: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或创造的 自由	(87)
第二章 从精神到人:思辨哲学批判或“颠倒”问题的 第二个侧面	(103)
一 黑格尔: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法	(105)
二 马克思:人的自我实现的辩证法	(127)
第三章 颠倒“颠倒的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或“颠倒” 问题的第三个侧面	(143)
一 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立场上的黑格尔	(143)
二 把帽子和观念还原成人的马克思	(149)

第四章 从基督教精神到普罗米修斯主义:宗教批判或
“颠倒”问题的第四个侧面 (163)

一 黑格尔与基督教 (165)

二 马克思与普罗米修斯主义 (201)

结语 质疑与反驳 (215)

一 哲学与政治:与海德格尔一起思考“颠倒”在何种
意义上是(不是)“粗暴的” (215)

二 理论与实践:与阿尔都塞一起思考“颠倒”在何种
意义上是(不是)一种“比喻” (218)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41)

导 言

问题的提出、既有的正统解释及思路与方法

一 问题的提出

本书所要处理的主题，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传承关系；而我们的切入点，是所谓“颠倒”之谜。

像任何一个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多前辈的影响和启发。这些前辈有亚里士多德、维柯、卢梭、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早年恩格斯、李嘉图、普鲁东，等等，但在所有这些人中，黑格尔占据了一个异常明显而突出的位置。黑格尔，只有黑格尔，才是马克思一生都在与之进行对话和斗争的那个人。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就是“所有哲学的最后一个词”^①。与黑格尔对话，就是与整个哲学传统对话，与黑格尔抗争，就是与整个哲学传统抗争。所以，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传承关系至关重要。实际上，这不仅是理解马克思的关键，甚至也是理解黑格尔的关键，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关键。

但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这场对话和斗争虽然旷日持久，其主题却非常集中或者说单一，那就是所谓“颠倒”问题。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曾谈到过黑格尔哲学中的“主语和谓语的颠倒”^②；30年后的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还是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

① Alex Callinicos, *Marx and Philosoph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3, p. 3.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①由此可见，“颠倒”问题实是处理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关系问题的有效切入点。

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合理地，而且就是从我们所选定的切入点出发，给解决掉了吗？直接而明确地讲，那个由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开其端，由斯大林总其成的既有解释^②不是已经成功地确立起正统地位，从而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认可了吗？或者用 A. 日丹诺

① 马克思：《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②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大体上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就哲学而言，也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解释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梅林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好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哲学通”（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5页），而普列汉诺夫则后来居上，其成就和影响又远在梅林之上。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上，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基本取向几乎完全一致——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是本质重要的，而黑格尔哲学只是附加的必要“补充”——所以后来被人并列起来，统称为“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这一称呼明确了这种定向阐释的主导性地位，也提示着这种阐释定向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虽然在列宁那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驳和矫正，但终于在斯大林那里达到顶峰，就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还一直影响着苏东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这里的另一个问题涉及恩格斯。实际上，在“颠倒”问题上，恩格斯的态度与马克思既有一致之处又有差别。一致的是，他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比如“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而一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差异之处在于：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始终持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不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所起的历史作用一直都给出了更高的评价。比如在写于186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还称赞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并“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1891年11月1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4、243、222页）。在这两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基本正确的，但和马克思自己的相关论述一样，都还留有很多问题需要发挥和阐释，比如马克思究竟如何颠倒了黑格尔；第二个方面则是成问题的，不过后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解释恰恰是从这后一个方面出发的。



夫的话说：“黑格尔的问题（不是）已经被解决很久了吗？”^①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在今天，如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继承关系，关系到如何理解黑格尔和如何理解马克思，因而既关系到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哲学变革的历史前景因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关系到在世界发展的风云变幻中坚持何种立场因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与40年前阿尔都塞所处的思想情势^②，甚至与60多年前科耶夫所处的思想情势^③并无两样，而参照阿尔都塞和科耶夫的基本判断，我们可以向那种正统解释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它曾经是合理的吗？其合理性在哪儿？现在还是合理的吗？它赢得过解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斗争的胜利吗？而即使撇开那种正统解释，我们依然可以问：有谁曾经一劳永逸地赢得过解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斗争的胜利吗？这场解释的斗争已然结束了吗？它结束过吗？事情的真相也许是：永远的悬而未决，永远的胜负未分，永远的身处斗争的旋涡之中，而这就意味着永远的解释，永远的重新解释——因此，本书的目的不在于结束解释

① 转引自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② 1968年1月23日，阿尔都塞在让·伊波利特主持的研讨班上作了一场题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的演讲。演讲从“一个事实”开始，“这个事实”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当前是一个决定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对此，阿尔都塞解释道：“说它是理论问题是因为：它控制了当代最重要的战略科学的前景：历史科学和与这一科学相联系的哲学前景——辩证唯物主义。说它是政治问题则因为：它是从这些前提派生出来的。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被铭刻在阶级斗争的一定水平上。”参见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唐正东、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③ 1946年，科耶夫发表了一份他“口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微言大义的纲要，即《黑格尔、马克思与基督教》。在其中，他讲道：“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东西处在黑格尔主义之外（不管是否意识到），不管是在历史实在自身的层面上，还是在作为历史反映的思想或话语的层面上。所以，人们不能说历史反驳了黑格尔主义。充其量，人们可以说，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左派’解释和‘右派’解释之间，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因为如今这讨论仍在继续。”“历史绝不会反驳黑格尔主义，但会限定它自身在两者对立的解释中做出选择。因此可以说，每一种对黑格尔的解释——只要它不是闲谈——无非是个斗争和工作的规划（这些规划之一叫做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世界的未来——从而也就是现在的意义和过去的意义，说到底，取决于如今解释黑格尔的方式。”参见科耶夫《黑格尔、马克思与基督教》，徐卫翔等译，载刘小枫选编《驯服欲望》，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之争，而在于加入这一斗争之中。

二 梅林

对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梅林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传》和差不多同样著名的《保卫马克思主义》中，都不曾认真地把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处理过：在《马克思传》中，这一问题被正当地归属于历史的一般题材；而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其理论目标是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因此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了其讨论的重点。综观梅林的这两部著作，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大体上讲都是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中得到明确和解决的。

让我们从看似与此距离最远的一段话开始。在《马克思传》中，当梅林讨论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时候，他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论述：“在这书里马克思从几个最重要的角度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他也终于清算了德国哲学。他超过费尔巴哈而回到黑格尔。官方的黑格尔学派确已破产了。它已经使它的宗师的辩证法堕落为一种空形式，适应于各样事和各样人，而又总是最愚昧的。”“他们的丧钟早已响过，当费尔巴哈打击了那玄学概念的时候：科学的实证的内容又一次胜过它的形式方面。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缺少一种‘能动原理’。它停滞在纯粹自然科学方面而排除了历史过程。马克思以为这是不够的。”“他（指黑格尔——引者注）的思想方法有着使他达到一种宏大的历史观的历史的重要性，虽然这历史观是纯粹观念论的，好像是在一面凹镜里看事物一样，把世界历史看作不过是一种思想发展的实践例证。费尔巴哈在对抗黑格尔哲学的这真实内容上并未成功，而正统派的黑格尔学徒们却把它丢掉了。”“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它，但是把它翻转过来：他不再从‘纯粹思维’出发，而从现实的顽梗事实出发，因此给予唯物主义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和一种不但可以解



释社会而且可以改革社会的‘能动原理’。”^①

初看起来，梅林的意思似乎是：费尔巴哈只是打击了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但并未成功地打击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历史辩证法，后者只是在马克思重新研究并把它翻转过来之后才被成功地对抗了，所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是马克思“超过费尔巴哈而回到黑格尔”的关系。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在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上，梅林并不真的认为费尔巴哈“并未成功对抗”黑格尔，而是认为费尔巴哈已经“粉碎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②。《马克思传》在谈到费尔巴哈“哲学改造纲要”（即《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对于马克思的影响时说：“‘哲学改造纲要’出而给予那作为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最后合理的支柱的黑格尔哲学以致命的打击。这个‘纲要’对于马克思有过深刻的影响，虽然他立刻加以批评的保留。”^③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的相关论述在专门的哲学著作，即《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同样可以看到，而且还有很多，因为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特一一摘录如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不但清除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和费希特的‘自我’，并且也清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他说：‘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关于自然所说的话，实际上是自然自己在说它自己，因此，既然这是它的自我确认，这就是真实的、客观的，即使始终是就人说来是真实的、就人说来是客观的，因为自然正是作为人的自然并通过这种自然而把自己说出来的。’”^④“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代表这种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的就是与黑格尔斩断一切关系的费尔巴哈。”^⑤“费尔巴哈则从黑格尔的观点对整个黑格尔作了批判，把绝对观念溶解在以自然为根据的真实的人里面。

① 梅林：《马克思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45、146页。

② 同上书，第58页。

③ 同上书，第60页。

④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

⑤ 同上书，第146页。



他铺平了从唯心主义过渡到唯物主义的途程。”^①“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他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幻想。他的不幸是，他未能给自己开辟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②在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梅林赋予费尔巴哈的极大重要性：由于费尔巴哈看穿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过是神学的死魂灵，从而把它溶解在了自然和人之中，也就“与黑格尔斩断了一切关系”、“抛弃了一切唯心主义的幻想”，从而“铺平了从唯心主义过渡到唯物主义的途程”。

其次，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关系上，梅林并不真的认为马克思“超过”了费尔巴哈，而只是认为马克思“补充”了费尔巴哈。在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梅林说“哲学改造纲要”虽然必定会给马克思以深刻印象，但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保留有批评的权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梅林写道：“3月13日，马克思写信给卢格说：‘费尔巴哈的名著只有一点是我不同意的，就是，太过注重自然而太少注重政治。虽然，与政治相结合是近代哲学能够变为一种现实的唯一道路；但是我以为这种结合或许已发生于16世纪之中，当热心于自然者面对着另一派热心于国家者的时候。’马克思的驳诘是理由充足的，因为在那‘纲要’中费尔巴哈仅有一次谈到政治，而且他的态度是从黑格尔后退，并非从黑格尔前进的。结果是马克思决定像费尔巴哈考察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一样彻底地考察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和国家哲学。”^③单凭这段话无法辨别清楚的是：马克思这封信中表达的对于费尔巴哈的批评是“本质重要”的呢，还是只是“完全形式方面”的？^④不过，单凭这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是，梅林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理解为纯粹形式方面的，即所谓的“领域”问题：费尔巴哈哲学只是涉及自然科学领域，而没有能够同时对社会历史领域、政治领域给予关注，所以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自然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梅林：《马克思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0页。

④ 吴晓明教授认为这一批评是完全形式方面的，请参见《形而上学的没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哲学和宗教哲学之后还要“彻底地考察黑格尔的法律哲学和国家哲学”。从这种理解出发，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补充”关系，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就成了一种完善唯物主义学科领域之完整性的努力。费尔巴哈“没有能清楚地理解，人不只生活在自然里，并且也生活在社会里，唯物主义不只是自然科学，而且也是社会科学；更不必说对这事实作详尽无遗的评价了”^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发展的观念移入了唯物主义，首先不是移入自然中，而是移入历史中，从主观上说，这可以解释为他们二人都不是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家，从客观上说，则是因为，在这里必须给予唯物主义以新的论证，以免它变成比唯心主义更悲惨的废墟。”^②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工作不过是把费尔巴哈未完成的工作继续下去而已，不过是在历史领域“这里”给予唯物主义以“新的论证”而已，一句话，不过是对费尔巴哈的“补充”而已。

那么，马克思何以能够完成这种“补充”呢？这就涉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梅林的思想脉络里，前述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才是重要的，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只不过是解决前述问题时不得不引出的一个“要素”而已，其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在梅林看来，虽说只是停留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费尔巴哈哲学是“不够的”，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却是牢固的和可以信赖的，只需加以必要的“补充”即可；而且，马克思通过把黑格尔辩证法“翻转过来”而完成了这种“补充”：“他不再从‘纯粹思维’出发，而从现实的顽梗事实出发，因此给予唯物主义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和一种不但可以解释社会而且可以改革社会的‘能动原理’。”^③

在这里，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区别被表述为马克思给唯物主义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② 同上书，第148—149页。

③ 梅林：《马克思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46页。

“补充”了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和一种“能动原理”。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这样——和费希特的“能动原理”一起——走进了马克思哲学。但这样说同样容易引起误解。在这里，梅林是在论述黑格尔辩证法之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希特的“能动原理”相提并论的，这就给人以费希特只是被顺便提到的印象，但情况恰好相反，这里重要的是费希特而不是黑格尔，是“能动原理”而不是辩证法。这在梅林对于写作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的记述当中，在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论述中都有着极其明确的说明。比如：

在马克思看来，生活就是工作，而工作就是战斗。所以使马克思反对德谟克利特的是因为后者缺乏一种“能动原理”，就是如他后来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在客观或直觉的形式中求理解，而不是主观地，不在实践中，不在人类感性活动中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使他倾向伊壁鸠鲁的是这位哲学家用以反抗宗教压迫的“能动原理”。

“既不怕闪电，也不怕神威，
更不怕天庭的惊雷……”^①

当然，向伊壁鸠鲁求诸“能动原理”除了有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的依据之外就很难说还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所以梅林把眼光转向了近代德国哲学，特别是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哲学。在他论文的很多地方，梅林直接援引了费希特，其激赏的口吻令人印象深刻：“康德的哲学归根结底可以这样来说明：他始终未能从市俗的臭皮囊中脱出来；仿此，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的哲学归根结底也可以这样来说明：他从头到脚是一个革命者。他直接痛快、公开地宣扬康德所否定的无神论和革命的权利；他领悟了康德从未梦想到的国民观念；他在公民和居民之间并未作什么区分，而是宣称，

① 梅林：《马克思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6页。

德国人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正义国家，这个国家是以所有具有人的面目的人一律平等为基础的。”^①

在这里，本质重要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而是“革命者”费希特，因为只有后者才把立足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意志”或“自我意识”视为“革命的力量”：“对于费希特来说，意志作为唯一的实在，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开始建立以凡是具有人的面目的一切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正义王国。”^②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梅林用费希特补充马克思的做法和他所反对的新康德主义者们用康德补充马克思的做法有无本质的不同之处，^③ 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重要的是要明确：黑格尔的辩证法只在这种情形下被顺便提及：“黑格尔……是从费希特出发的，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中发展出了自己的绝对观念，并从他的创造性思维中发展了自己的辩证方法。”^④ 如此一来，黑格尔辩证法不过是费希特哲学的最后完成和系统发挥而已。其中隐含的意思昭然若揭：在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可有可无。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没有“过度诠释”梅林。实际上，这确实是梅林自己的真实想法。诚然，梅林是说过“没有黑格尔和李嘉图，马克思是不可想象的”^⑤之类的话，但这实在只是说说而已。因为说到底，梅林对一般哲学的理解从而也包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科学的，也即实证主义的：“费尔巴哈否认一切哲学，他常说：‘我的哲学就是不是任何哲学。’自然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对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完全同意的……”^⑥ 是的，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确实说过“哲学的扬弃”之类的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确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120页。

② 同上书，第125页。

③ 相关讨论请参看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5页。

④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页。

⑤ 同上书，第140页。

⑥ 同上书，第145页。

